

文 譯

期四第 卷一新



行發司公誌雜海上

譯文

新一卷 第四期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號四三二路馬四

睡夢의 主인

[illegible]

蘇聯詩壇逸話

蘇·本約明·高力里著

戴望舒譯

每冊實價四角

寄費三分

掛號另加八分

本書是作者用法文寫的一部詩的理論書。原名『俄羅斯革命中的詩人們』，在巴黎出版。上

部是關於蘇聯詩壇的逸話，用着公允的眼光和簡明的敘述，根據了個人的回憶和寶貴的文獻寫出來的，同時抒情而又有系統的對於蘇聯新詩的研究。在這裏，作者指示出資產階級文學如何地潰滅，宣傳文學如何地產生，意象派和未來派如何地演進并試想和革命聯結。所以採用這種逸話體裁來寫這部書，無非是要使讀者增加興趣而已。本書不祇是從事新詩研究和寫作的人們所需要，就是文學的嗜好者亦得一讀這趣味而不枯澀，簡明而不繁重的一部詩的理論名著。

本書計二百頁，凡七萬餘言，用仿宋字排印，疏朗美雅，加印精美插圖數幀，尤覺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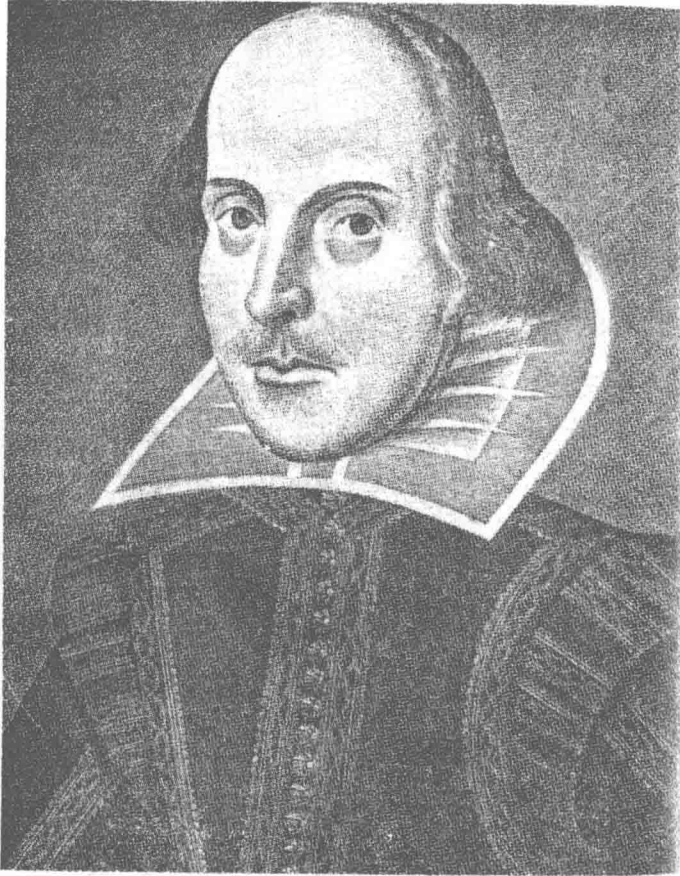
電話一四九一

總發行

上海四馬路
三二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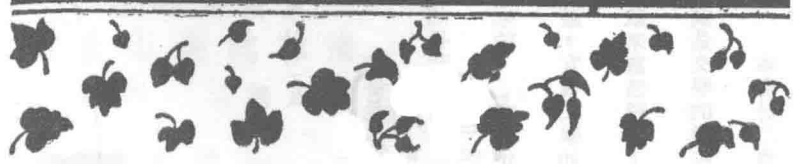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支店 上海 四川路 成都



莎氏刻像

馬丁·直羅孝忘作——莎氏戲劇‘二開本’初版內所用



譯文

新一卷第四期目錄

論莎士比亞及其遺產

蘇聯 A·柴米爾諾夫作

克夫譯

(六八九)

德國人與莎士比亞

日本 木多顯彰作

王執鐘譯

(七四六)

莎士比亞的故鄉

蘇聯 M·麥羅而斯基作

克夫譯

(七五二)

獄

中

記

俄國 V·妃格念爾作

巴

金譯

(七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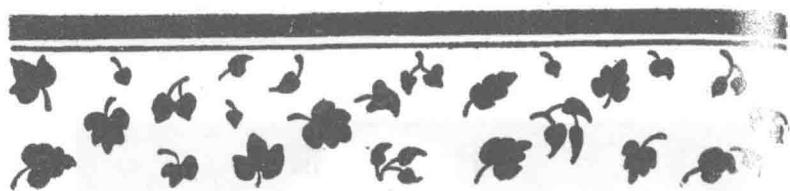
關於文學和藝術

俄國 L·托爾斯太作

胡

風譯

(七七八)



法國 P · 瑪爾格里特作 世 彌譯

一個田奴怎樣喂養了兩個衙史 (八〇八)

俄國 M · 薩爾蒂珂夫作 蕭 乾譯

官 費 (八一九)

西班牙 M · 烏那慕諾作 莊 重譯

客 人 (八三四)

意大利 B · 西哥涅尼作 黎烈文譯

伊 林 · 荷 蒙 (八四九)

丹 麥 H · 邦 作 麗 尼譯

魔 地 (八六五)

俄國 N · 果戈理作 孟十還譯

後 記 (八七七)

插圖

莎氏刻像(馬丁·直羅孝感作).....	六八九頁前
步氏簽名.....	六九一頁前
十七世紀半英國戲劇之台景.....	六九九頁前
名女優愛倫·泰昧飾馬克·佩司夫人(約翰·紗感作).....	七一三頁前
天鵝劇場(荷蘭約翰·微感作).....	七三一頁前
李怡德·百爾別得支.....	七四一頁前
薇娜·妃格念爾像.....	七五七頁前
一 九 一 四(法國奧托恩·福萊茲木刻).....	七九九頁前
烏那慕諾畫像.....	八一九頁前

恩氏也曾有與此類似的說明：

「布爾喬亞在和貴族不斷的鬥爭中得寸進尺地奪取了後者的地位，一直到它在所有最發展的國家內成了統治者爲止，在法國它公開地打倒了貴族階級，而在英國它逐漸使後者布爾喬亞化，并使之成爲對自己的一種名譽的裝飾品。」

另一方面，我們便看到布爾喬亞上層份子強烈的貴族化的過程。顯然的，在沒收寺院地產以後（一五三五年「維新」的結果），一大部分的貴族爲布爾喬亞所收買，後者一方面迅速地和鄰近地主貴族親近并與之通婚，但另一方面從事於完全新的布爾喬亞方法的經濟，并根本保持了它心理上的布爾喬亞特質，在伊利沙白朝代中市民領受貴族教育成了極平常的事，大半是爲了充足皇室國庫的目的。

由此——產生「新的貴族」，不用說是比較進步的，尤其——那種「鄉紳」（小的與中等的資本主義的土貴族）是當時最堅強而很先進的階層。

我們對於馬克斯所說，舊封建階層的全部根絕及其轉變到適應於資本主義文化的軌道，這樣的話不能太死板地咬文嚼字來瞭解。在經濟較爲落後的英國西部與北部，蘇格蘭的邊境地方，還保存着不少典型封建主，在經濟與政治方面都是反動的，不順從時代精神，頑強地逆流而行。沙士比亞

在亨利四世（“Henry IV”）一劇中所描寫的粗暴的毛蒂梅（Mortimer）與格林道魏（Glendower）在伊沙利白朝代中不會轉換。他們雖擁有表面的名銜，享受許多特殊的權益，甚至——當他們卜居首都的時候，——得到高級的職位，但是他們始終只能生活在中央政權謹嚴監視之下，而所代表的已不是實際文化的力量，而是失了光輝的實質上無用的過去破片，在他們與新的資本主義士貴族，特別是與所謂鄉紳之間時常表現着極大的衝突。此種鄉紳參加國會，掌握着省區的全部行政權，并和工商業的布爾喬亞親密地來往。

此種分化同樣在其他階層中可以看到。小布爾喬亞與大的傾向於貴族的布爾喬亞之間，商業的與工業的布爾喬亞之間也時常相互傾軋。在兩種手工業者——舊的，合作社工場裏的，與工作於新的製造業生產中的之間也存在着矛盾。最後，這也存在着於農民各階層之間——被剝削的貧農與生活優裕，甚至在新的條件下得以成為富農者。因此，不同階層的個別階層之間的結合常有所聞，到了後來，十七世紀布爾喬亞革命時代，表現得更清楚，但在這一切大的與小的矛盾的複雜錯綜之下顯著地起着領導作用的是布爾喬亞與鄉紳這兩大階層，并且在表示他們合作的兩重過程中，即貴族布爾喬亞化與布爾喬亞貴族化的過程中，重音當然應該落在「布爾喬亞」這一個字上面的。

皇室政權的政策以及時代本身的政治體系，整個地說起來，完全適應着此種階層力量的配置。

與正在完成着的過程的一般性質。自十五世紀末起，在英國迅速發展着專制主義。到處都是一樣，這個制度，爲布爾喬亞發展所助成，便是階層的君主制度，在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關係的條件下，仕奉着中小貴族（在英國——鄉紳）的利益；如果這個制度有利於布爾喬亞的話，那末它一定會和壓迫那布爾喬亞的大封建主作鬥爭。

在薔薇戰爭中，那個陣營（約而克輩）依靠着工業的與經濟上前進的東方伯爵們就已獲得了勝利，至於與此相對的陣營（蘭加斯脫輩）則由西區與北區的男爵們所擁護。愛多亞四世，屬於約而克一類（一四六一——一四八三年）——第一個「布爾喬亞的」英國皇帝，他——商人的庇護人。在他的治下第一次在英國產生了經濟領域中的重商主義。政治方面——專制主義；愛多亞四世治下差不多沒有顧及國會。當約而克一派倒下了以後，賓多爾皇朝代之而興，繼續着原有的政策，致力於國內生產力的增長。亨利七世（一四八五——一五〇九）治國，索性取消了國會，代之以官僚機關及由其建立起來的最高皇室法庭——「星法院」（Star-Chamber）。在這一方向中前進更遠的是亨利八世（一五〇九——一五四七），其主要事業是實行「維新」與沒收寺院土地。在國會下院中差不多是由帶着布爾喬亞氣味的鄉紳所組成，在當時全然擁護着皇室的政策。至於上院，也有鄉紳霸佔着，而賓多爾輩極力企圖中立封建集團，指派了新的公卿。亨利七世有二十個這

樣的新公卿，亨利八世——六十六個，伊利沙白——二十九個。在愛多亞六世（一五四七——一五五三年）與血瑪利（Blood Mary）（一五五三年——一五五八年）治下受西班牙與援的短期間的反動很少影響到國內的經濟生活。

在伊利沙白（一五五八——一六〇三年）治下，英國專制主義達到了它的頂點，但到了這一朝代的末年也開始衰落起來了。伊利沙白朝的「工廠法」將工人完全交給製造廠主管理，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她在商業方面的政策也是如此。在她的治下英國商人以自己在漢堡的工廠業作為根據（繞過佛朗特里，尼特蘭與剛石），深入到地中海，并開了一條到俄羅斯的北海航路。一五八四年拉萊在美洲建立第一個英國殖民地，稱為「Virgin」（貞潔）以尊敬皇后，即伊利沙白本人，直接或經過代理人也參加作為一個殖民地航海企業的股東。其中的一個，「西班牙人的恐怖」，特萊克曾榮受她尊為騎士。她在長時期間注意地聽從倫敦商界的意見。在二十年間她的親信顧問（實際上的「總長」）是個大商人湯麥斯·格雷興，駐安佛爾本的皇室商業代表，倫敦交易市場的創始人（一五七一年）。爲了國家支出的需要，伊利沙白已不用向國外，而是向國內富商訂立借款。英國海洋與殖民地政策也就帶着此種傾向，曾進行和西班牙的多年戰爭，在「大亞爾瑪達」崩壞以後，使英國完成了外部的解放而開始了它的「海上霸權」。

布爾喬亞有了極大的機會得進身於伊利沙白的宮庭與行政中，影響到了國家的律法與一般政策。但當然我們不能故意誇張它的地位。當時政治生活的中心還是宮庭，這要比國會的權力着實大，但它却是一幅五光十色的圖畫。貴族階層，其中也有着舊式封建貴族的殘餘，在宮庭裏佔着首要的地位，除了進步的政府顯要人物，正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以外，還有不少橫蠻的野心家、陰謀家，「貞潔」女皇的寵臣。因此，我們就沒有可能來把這一時代的宮庭貴族看成一個完全整體的東西。宮庭成了一個焦點，在這裏匯合着（也傾軋着）國內一切比較重要的社會集團的利益。

總而言之，英國的專制主義，主要的依靠着中小貴族，首先便是仕奉着這一貴族階層本身的利益，而不是布爾喬亞。這一點更可以從一切工業或商業特權與壟斷都給了貴族這一事實中來證明。但壟斷制度在資本主義生長的初期爲了刺戟工業與商業是必需的，而在資本主義更向前發展中却只能起阻礙的作用。十六世紀末英國的布爾喬亞實已超越了這個制度，雖伊利沙白在其末後十年的生活中，尤其在她以後的斯徒亞德朝，曾執行封建反動政策的約可夫一世（一六〇三——一六二五年）與考爾一世（一六二四——一六四九年），曾日甚一日地濫用這一個制度。由此，自一五九七年起，——在皇室政權與國會之間起着多次尖銳的衝突，後者要求取消或僅限止壟斷，——此種衝突很可使人預感到未來布爾喬亞的革命。過去在布爾喬亞新興貴族地主（鄉紳）與宮庭

貴族集團之間的友好關係至此便宣告結局了

三

那末，在我們上面所述的社會矛盾與錯綜現象中，莎士比亞的社會立場是怎樣的？他的著作的社會等值又是怎樣的？

最簡單的回答，好似即從上面描寫的圖畫中引出來的，便是如此：莎士比亞——維新着的，在和發展着的布爾喬亞的接觸中獲得了新的品質的，這種貴族的思想家。這，似乎也曾經梅林格（Mering）所指出過，當他不很明顯地寫道：

「莎士比亞也不是宮庭的，也不是布爾喬亞的劇作家。和莎士比亞同時代的戲劇在貴族的，可是勇氣勃勃的青年中找到支持，在偉大過程中，當展開着寬廣的地平線的時候，這些青年總算是廣大民衆的先進部分。在莎士比亞的悲劇中聽得到海潮的雄偉呼聲，而在高乃伊的裏面——則聽到人工噴泉的淙淙之音。」（關於萊辛格的故事）

只是對這種引人入迷的定義，似乎說在莎士比亞著作中無條件地存在有「貴族」的成份，難以同意。我們很知道，在這一時代傾向於人道主義的先進的貴族的詩學是怎樣的。在十六世紀的

法國，這是龍沙爾德（Bonsard）與全體普立亞特（Pleiades）的詩，充滿着唯美主義與快樂主義，樂天的，但缺少真正英雄的意志和任何悲劇問題不相干的。在英國，這是和普立亞特相像的抒情詩（塞萊“Surrey”與華安特“Wyal”）斯賓塞（Spencer）的詩，西特尼（Sydney）的田園小說（亞爾加第亞）。同樣的路綫可以在極複雜，富有各種傾向的「伊利沙白朝」的戲曲中找得；這便是卜蒙德（Beaumont）一五八四——一六一六年）與佛萊吉爾（Fletcher）一五七九——一六二五年）的戲劇。

更不用說，在這些戲曲家的作品中我們經常遇到和莎士比亞冰炭不相容的思想動機（恢復貴族的名譽，幾乎「神化」了皇室政權，截然不同於莎士比亞的「批判的」君主主義等等）即他們的藝術方法也和莎士比亞的方法各異。卜蒙德與佛萊吉爾的宇宙觀——赤裸裸享樂主義者的超道德主義，抹殺一切道德的與悲劇的問題，他們的戲曲的宗旨絕對是舒暢娛樂，敏銳的，富有趣味的印象，由此——着重於精緻，高明地運用穿插，佈景效果的豐富，相反的性格的處理，人物行為的說明都被置之於腦後，典型地找出一切不常有的，不普通的，尖銳的事物，佛萊吉爾喜歡以公然蔑視既成道德的態度來描寫低能，亂倫，性的歪曲等。依佛萊吉爾的意見，戲院——舒暢地娛樂的地方，而不應使觀眾出了戲院門，還留着深重的感想。因此，激動的社會問題幾乎都被逐出他的著作以外，并且

在那裏也沒有真正英雄的人物。僅兩三個卜蒙德與佛萊吉爾的劇作可以稱為悲劇。其餘一切——或者輕鬆的與極微妙而浮薄的喜劇，或者對此種社會集團最典型的一種格調——以快樂為出發點的戲曲：悲喜劇 (Tragi-Comedy)。

這一切和莎士比亞的緊張的，深刻有力的，英雄的藝術不知要相差幾千萬里。無疑地，莎士比亞著作的根源不應在這些享樂貴族的圈子裏去找，而應在洶湧的，革命布爾喬亞的思想與情緒中來尋找。但在這裏還得要求慎重的正確性，使不致混淆了極不相同的事物。

我們在這個時代中發現了頗廣泛的戲劇文學都是特殊地小市民性的，在其題材上說也好，在所有格調手法上說也好。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指出和莎士比亞同時代的一整個劇作家集團，為首的是湯麥斯·赫河德 (Heywood 一五七〇——一六四〇年) 與特凱爾 (Decker 一五七二——一六三二年)。在他們的劇作中，都是平常生活的自然主義，平民層的描寫，家庭生活，敏感性與頗天真的道德化獨創地結合着愛冒險心，近乎通俗戲劇，帶聳動性的，從報章上摘取下來的材料（瘋人院與妓院裏的場面等等）。

這兩個作者的主人公——或者說是上古的市民，或者說是全然布爾喬亞化的鄉紳代表。赫河德與特凱爾的戲劇是有趣的情感的，素朴的，但是在這裏面完全缺少了英雄鬥爭的激情，

真正悲劇的成份。出色的赫河德的死於行善的婦人一劇是十八世紀末市民家庭悲劇的真正豫示。在其來自西方的小美人一劇中描寫着全部急烈的冒險，但以貴族對一簡單酒店女人的戀愛作為快樂的結局。特凱爾的作品鞋匠的節日（題材方面及其全部性格的描寫很近乎和他同時的台朗的「生產」小說光榮的手藝人）有趣地描寫着倫敦鞋匠的生活與顯貴的貴族和一鞋匠工場老闆女兒的結婚。

這一切比之下蒙德與佛萊吉爾的劇作更使我們遠離着莎士比亞的戲曲。莎士比亞具有莫大思想瞻範的一個人道主義者，提出全般道德的、政治的與哲學的問題，企圖顛覆這個世界而在赫河德與特凱爾那裏——小市民的薄弱的意志，安分守己的生活，株守着在這世界一角地位上的權利，檢拾一些貴族特權階層唾餘的小小幸福，或小心翼翼的遲緩工作，及其和平的，不與人爭的，小市民固有的道德理解：一般地說——局部的，離開革命的成熟尚遠的清教主義。這種人物全然「布爾喬亞地局限着」，由此產生不出真正「文藝復興」首創者的恩氏所謂「偉人的」性格。

另一條布爾喬亞戲劇的路綫是出裴瓊生（Ben Jonson 一五七二——一六三七年）所代表着。思想的勇氣與寬度，極大的氣質，在這道德問題的提供與解決中的急進主義——這一切使這一極大藝術家多少接近着莎士比亞。但是裴瓊生也帶有——雖比以前的一羣劇作家要差些，——布